

FOULEI

傅雷谈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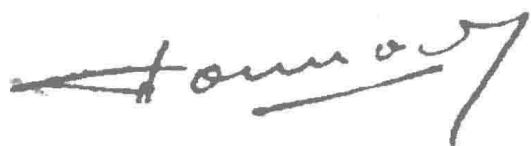
Fourley

傅雷 著

非外借

FOULEI

傅雷谈文学

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Foulei' with a long, sweeping underline.

傅雷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傅雷谈文学 / 傅雷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399-6085-2

I. ①傅… II. ①傅… III. ①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2815 号

书 名 傅雷谈文学

著 者 傅 雷

策 划 黄孝阳

责任编辑 胡 泊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085-2

定 价 36.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傅雷自述	001
梦中	007
怀以仁	014
回忆的一幕	018
介绍一本使你下泪的书	023
关于狗的回忆	026
许钦文底《故乡》	029
法行通信十六篇	032
现代法国文艺思潮	105
世界文艺情报	112
关于乔治·萧伯纳的戏剧	118
雨果的少年时代	122
读剧随感	137
论张爱玲的小说	152
《勇士们》读后感	167
谈翻译、出版、发行、印刷等问题	172
关于少年儿童读物的问题	176

艺术创造性与劳动态度	179
关心书籍的命运，注意积累和淘汰	181
翻译经验点滴	183
关于译名统一之意见	187
莫罗阿《恋爱与牺牲》译者序	191
罗素《幸福之路》译者弁言	193
杜哈曼《文明》译者弁言	195
《文明》作者杜哈曼略传	198
巴尔扎克《高老头》重译本序	201
巴尔扎克《贝姨》译者弁言	203
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译者序	205
巴尔扎克《搅水女人》译者序	212
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译者序	216
致宋奇	220
致郑效洵	244
致罗新璋	250

略 传

我于一九〇八年三月生于浦东南汇县渔潭乡，家庭是地主成分。四岁丧父；父在辛亥革命时为土豪劣绅所害，入狱三月，出狱后以含冤未得昭雪，抑郁而死，年仅二十四。我的二弟一妹，均以母亲出外奔走，家中无人照顾而死。母氏早年守寡（亦二十四岁），常以报仇为训。因她常年悲愤，以泪洗面；对我又督教极严，十六岁尚夏楚不离身，故我童年只见愁容，不闻笑声。七岁延老贡生在家课读《四书》《五经》，兼请英文及算术教师课读。十一岁考入周浦镇高小二年级，十二岁至上海考入南洋附小四年级（时称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附小），一年后以顽劣被开除；转徐汇公学读至中学（旧制）一年级，以反宗教被开除。时为十六岁，反对迷信及一切宗教，言论激烈；在家曾因反对做道场祭祖先，与母亲大起冲突。江浙战争后考入大同大学附中，参加五卅运动，在街头演讲游行。北伐那年，参与驱逐学阀胡敦复运动，写大字报

与护校派对抗。后闻吴稚晖（大同校董之一）说我是共产党，要抓我，母亲又从乡间赶来抓回。秋后考入持志大学一年级，觉学风不好，即于是年（一九二七）冬季自费赴法。

在法四年：一方面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一方面在巴黎卢佛美术史学校听课。但读书并不用功。一九二九年夏去瑞士三月，一九三〇年春去比利时作短期旅行，一九三一年春去意大利二月，在罗马应“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之约，演讲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留法期间与外人来往较多，其中有大学教授，有批评家，有汉学家，有音乐家，有巴黎美专的校长及其他老年画家；与本国留学生接触较少。一九二八年在巴黎认识刘海粟及其他美术学生，常为刘海粟任口译，为其向法国教育部美术司活动，由法政府购刘之作品一件。一九二九年滕固流亡海外，去德读书，道经巴黎，因与相识。我于一九三一年秋回国，抵沪之日适逢九一八事变。

一九三一年冬即入上海美专教美术史及法文。一九三二年一月在沪结婚。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发生，美专停课，哈瓦斯通讯社（法新社前身）成立，由留法同学王子贯介绍充当笔译，半年即离去。当时与黎烈文同事；我离去后，胡愈之、费彝明相继入内工作，我仍回美专任教。一九三三年九月，母亲去世，即辞去美专教务。因（一）年少不学，自认为无资格教书，母亲在日，以我在国外未得学位，再不工作她更伤心；且彼时经济独立，母亲只月贴数十元，不能不自己谋生；（二）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故母亲一死即辞职。

一九三四年秋，友人叶常青约我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以各日报消息分类重编；我任总编辑，半夜在印刷所看拼版，是为接触印刷出版事业之始。三个月后，该刊即以经济亏折而停办。我为股东之一，赔了一千元，卖田十亩以偿。

一九三五年二月，滕固招往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任编审科科长，与许宝驹同事。在职四个月，译了一部《各国古物保管法规汇

编》。该会旋缩小机构，并入内政部，我即离去。

一九三六年冬，滕固又约我以“中央古物保管会专门委员”名义，去洛阳考察龙门石刻，随带摄影师一人，研究如何保管问题。两个月后，内政部要我做会计手续报账，我一怒而辞职回家，适在双十二事变之后。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卢沟桥事变后一日，应福建省教育厅之约，去福州为“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班”讲美术史大要。以时局紧张，加速讲完，于八月四日回沪，得悉南京政府决定抗日，即于八月六日携家乘船去香港，转广西避难。因友人叶常青外家马氏为广西蒙山人，拟往投奔。但因故在梧州搁浅，三个月后进退不得，仍于十一月间经由香港回沪，时适逢国民党军队自大场撤退。

一九三九年二月，滕固任国立艺专校长，时北京与杭州二校合并，迁在昆明，来电招往担任教务主任。我从香港转越南入滇。未就职，仅草一课程纲要（曾因此请教闻一多），以学生分子复杂，主张甄别试验，淘汰一部分，与滕固意见不合，五月中离滇经原路回上海。

从此至一九四八年均住上海。抗战期间闭门不出，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亦是鸵鸟办法。

一九四七、一九四八两年以肺病两次去庐山疗养三个月。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以上海情形混乱，适友人宋奇拟在昆明办一进出口行，以我为旧游之地，嘱往筹备。乃全家又去昆明。所谓办进出口行，仅与当地中国银行谈过一次话，根本未进行。全家在旅馆内住了七个月，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乘飞机去香港，十二月乘船至天津，转道回沪，以迄于今。当时以傅聪与我常起冲突，故留在昆明住读，托友人照管，直至一九五一年四月方始回家。

经济情况与健康情况

母亲死后，田租收入一年只够六个月开支，其余靠卖田过活。抗战前一年，一次卖去一百余亩；故次年抗战发生，有川资到广西避难。以

后每年卖田，至一九四八年只剩二百余亩（原共四百余亩）。一九四八年去昆明，是卖了田，顶了上海住屋做旅费的。昆明生活费亦赖此维持。我去昆明虽受友人之托，实际并未受他半文酬劳或津贴。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回上海后，仍靠这笔用剩的钱度日。同时三联书店付了一部分积存稿费与我，自一九五一年起全部以稿费为生。

过去身体不强壮，但亦不害病。一九四七、一九四八两年患肺病，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一年又复发一次。一九五五年一月在锦江饭店坠楼伤腿，卧床数月，至今天气阴湿即发作。记忆力不佳虽与健康无关，但是最大苦闷，特别是说话随说随忘。做翻译工作亦有大妨碍，外文生字随查随忘，我的生字簿上，记的重复生字特别多。以此，又以常年伏案，腰酸背痛已成为职业病，久坐起立，身如弯弓。一九五六年起脑力工作已不能持久，晚间不易入睡，今年起稍一疲劳即头痛。

写作生活

十五六岁在徐汇公学，受杨贤江主编的《学生杂志》影响，同时订阅《小说月报》，被神甫没收。曾与三四同学办一手写不定期文艺刊物互相传阅，第一期还是文言的。十八岁，始以短篇小说投寄胡寄尘编的《小说世界》（商务），孙福熙编的《北新》周刊。十九岁冬天出国，一路写《法行通信》十四篇（应是十五篇），五万余字，载孙福熙编的《贡献》半月刊。

二十岁在巴黎，为了学法文，曾翻译都德的两个短篇小说集，梅里美的《嘉尔曼》，均未投稿，仅当做学习文字的训练，绝未想到正式翻译，故稿子如何丢的亦不记忆。是时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回国后于一九三一年即译《贝多芬传》。以后自知无能力从事创作，方逐渐转到翻译（详见附表）。抗战前曾为《时事新报·学灯》翻译法国文学论文。抗战后为《文汇报》写过一篇“星期评论”，为《笔会》写过美术批评，为《民主》《周报》亦写过时事文章。抗战期间，以假名为柯灵编的《万象》写过一篇“评张爱玲”，后来被满涛化名写文痛骂。

一九三二年冬在美专期间，曾与倪貽德合编《艺术旬刊》，由上海美专出版，半年即停刊。

一九四五年冬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为综合性杂志，约马老、夏丏老等写文。以取稿条件过严，稿源成问题，出八期即停。

社 会 活 动

少年时代参加五卅运动及反学阀运动。未加入国民党。抗战胜利后愤于蒋政府之腐败，接收时之黑暗，曾在马叙伦、陈叔通、陈陶遗、张菊生等数老联合发表宣言反蒋时，做联系工作。此即“民主促进会”之酝酿阶段。及“民进”于上海中国科学社开成立大会之日，讨论会章，理事原定三人，当场改为五人，七人，九人，至十一人时，我发言：全体会员不过三十人左右，理事名额不宜再加。但其他会员仍主张增加，从十一人，十三人，一直增到二十一人。我当时即决定不再参加“民进”，并于会场上疏通熟人不要投我的票，故开票时我仅为候补理事。从此我即不再出席会议。一九五〇年后马老一再来信嘱我回“民进”，均婉谢。去年“民进”开全国代表大会，有提名我为中委候选人消息，我即去电力辞；并分函马老、徐伯昕、周煦良三人，恳请代为开脱。

去年下半年，“民盟”托裘柱常来动员我二次，均辞谢。最近问裘，知系刘思慕主动。

其 他 活 动

一九三六年夏，为亡友张弦在上海举办“绘画遗作展览会”。张生前为美专学生出身之教授，受美专剥削，抑郁而死；故我约了他几个老同学办此遗作展览，并在筹备会上与刘海粟决裂，以此绝交二十年。

一九四四年为黄宾虹先生（时寓北京）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举办“八秩纪念书画展览会”。因黄老一生未有个人展览会，故联合裘柱常夫妇去信争取黄老同意，并邀张菊生、叶玉甫、陈叔通、邓秋放、高吹万、秦曼青等十余黄氏老友署名为发起人。我认识诸老即从此起，特别是陈

叔通，此后过从甚密。

一九四五年胜利后，庞薰琹自蜀回沪，经我怂恿，在上海震旦大学礼堂举行画展，筹备事宜均我负责。

一九四六年为傅聪钢琴老师、意大利音乐家梅百器举行“追悼音乐会”。此是与梅氏大弟子如裘复生、杨嘉仁等共同发起，由我与裘实际负责。参加表演的有梅氏晚年弟子董光光、周广仁、巫漪丽、傅聪等。

一九四八年为亡友作曲家谭小麟组织遗作保管委员会。时适逢金圆券时期，社会混乱，无法印行；仅与沈知白、陈又新等整理遗稿，觅人钞谱。今年春天又托裘复生将此项乐谱晒印蓝图数份，并请沈知白校订。最近请人在沪歌唱其所作三个乐曲，由电台录音后，将胶带与所晒蓝图一份，托巴金带往北京交与周扬同志。希望审查后能作为“五四以后音乐作品”出版。

一九四四年冬至一九四五年春，以沦陷时期精神苦闷，曾组织十余友人每半个月集会一次，但无名义、无形式，事先指定一人做小型专题讲话，在各人家中（地方较大的）轮流举行，并备茶点。参加的有姜椿芳、宋悌芬、周煦良、裘复生、裘劭恒、朱滨生（眼耳鼻喉科医生）、伍子昂（建筑师）（以上二人均邻居）、雷垣、沈知白、陈西禾、满涛、周梦白等（周为东吴大学历史教授，裘劭恒介绍）。记得我谈过中国画，宋悌芬谈过英国诗，周煦良谈过《红楼梦》，裘复生谈过荧光管原理，雷垣谈过相对论入门，沈知白谈过中国音乐，伍子昂谈过近代建筑。每次谈话后必对国内外大局交换情报及意见。此种集会至解放前一二个月停止举行。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文代听说有我名字，我尚在昆明；第二次全国文代，我在沪，未出席。一九五四年北京举行翻译会议，未出席，寄了一份意见书去。自一九四九年过天津返沪前，曾去北京三天看过楼适夷、徐伯昕、钱锺书后，直至今年三月宣传会议才去北京。去年六月曾参加上海政协参观建设访问团。

.....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于上海

一、母亲的欢喜

久不提笔了。实在心绪太繁，思想太杂，要写也无从写起。春假归家一次，到校想写一篇归家杂记，可是只也写得一半，就以课忙丢了；其实也是思绪太乱的缘故吧！

春是早已过去了，“春色恼人”，也已成了陈话；可是夏日炎炎，很有令人疏懒倦睡的景味。

每天总是躺在藤椅里，拿着蒲扇，劈劈拍拍，赶赶蚊虫。无聊地随手捡本诗来，刚读了两首，便又放下，自言自语替自己解说：天热了，用脑本不相宜的。

我的书房，总算是一个又幽静又凉快，又爽朗的好地方了。宜乎“明窗静几”，用功个半天，那么两月也可有一月的成绩了。为何事实上总是翻开书来合上，其间不过半分钟啊！

昨天望他来，他竟没有来。失望中捡起他刚才的信：

复书昨晚方才收到。这几天天气很热，恐怕我这星期日未必能来，即使它晴好，实怕暑气逼人，请你谅我！你这个好宝货！我早就猜着了，不过起先不说罢了。不知现在却有几分可言？……蚊子不让我多说一些，祝你！……

ZF 七，十六灯下

读到“你这好宝货”一句，不禁使我想起他的诙谐的丰度，更不禁为好宝货三字，引起我一段幽藏的情绪。

我前信里提及恐怕我不久要到 N 城去的话。我还说：此行于我精神上很有些愉快，虽然长途坐船，于身体是很不相宜的。朋友，你猜猜我愉快些什么？他回信里没有猜，只盘问我，我也就在最近一信里，复了他一个字，——她，——于是他这封信竟说我好宝货了！

暑假归来，母亲就对我说起要到 N 城去吊丧的话，她说：K 表伯死了；你既在假中，不去似乎说不过去。不过天气这般热，这般远的水路，你虽然去，我总很担心，……当时的我，心弦颤动了。N 城中，K 表伯的同宗，不是有个她吗？母亲正替我担忧，我正庆幸这个好机会呢！坐船是我最怕的一件事，尤其是四五十里的长路，当这赤日当空的天气！可是为了求得一些精神上的愉快，就是牺牲些肉体的健康，也是值得的！

三四天后，母亲很高兴的告诉我，说她刚才从一个亲戚那里得了一个好消息：K 表伯的开丧期改了，那时你校里必已开学，不用去了。真好运气！……我也安心了！……怪不得他们的讣闻至今还没有来，……

当我听到……丧期改了，我顿时懊恼起来，满怀说不出的惆怅，可也不便十分显露出来，只茫然地顺口说了一句：“唔，怪不得讣闻至今还没有来。……”

母亲是欢喜极了，可是她的纯洁的爱子之心，又哪里会梦想她儿子的别有怀抱的同她相反的心！

哟母亲的欢喜……

二、她们

连日天气热极了，温度过了百度，白天里，——尤其是日中的时候，只觉得头昏脑胀，背上又给汗出的怪黏涩，怪痒的只不好过。

“一日之计在于晨”，清晨本是一天最好的时候，不料归家以来，非六点不肯起来。终夜的乱梦颠倒，把平旦清明之气都赶跑了。

只有傍晚时光，冷水浴罢，移只藤椅，拿把蒲扇，荷花缸畔，读读小诗。太阳才从东墙上隐去，晚风习习之中，把它的余威一下儿驱除尽了，仰起头，看看天空，蔚蓝中浮着一片片鱼鳞似的白云，微微的带些金色，远处还有几带红霞令人想像到斜阳古道中的庄严的庙宇，红墙上映着夕阳，愈显得伟大而灿烂。远方近处，还绵延着高低突兀的山脉，……自然的奇观，自然的伟大，自然的美丽，早已有无数的骚人墨客，吟之咏之，形容尽致了；还何用我这支笨笔，把自然玷污了呢！当然！只有低徊，只有赞叹！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夜之神已姗姗地走近了，把一切一切都收藏了去。

快乐的时间本是加倍的过得快，何况夕阳同黄昏的距离又是如何的近啊。

她们去了，明月也随着不见了，繁星满天，空庭寂寂，黑漆漆的烦闷死人。因为失了光明的月，才引起沉闷的心绪；因为失了天真活泼的她们，才勾起我的怅惘。

小朋友！我的小朋友！

我们都是好朋友。

哥哥弟弟一齐来，

大家挽着，大家挽着，大家挽着手，

一步一步向前走，向着那光明的路上走！

小朋友！

大概是一个光明之夜吧！她们正唱着月明之夜。庭中白光满地，万籁无声，只有她们宛转曼妙的歌声：

明月呀！明月呀！

一个小皮球哇！

让我丢一丢哇！

下来吧！下来吧！

我陶然，我醉了，我对着月，对着那月中的桂树，对着那老太太们传说的树枝上的饭篮，树枝下的勇士、斧头，……我仿佛三魂渺渺，七魄悠悠，趁着微风，飘上青云，遨游月宫去了。

歌声寂然，戛然而止，幻想也忽然停止，意识也立刻恢复过来，才觉得此身仍在，未曾超脱，怅也何如！恨也何如！

月光中照着她们，皎洁而又天真，活泼而又幽娴，不禁使我联想到自己的凋零身世：既无兄弟，又无姊妹，孤零零地只剩母亲和我二人。回想到她们才唱的“哥哥弟弟一齐来”，余音在耳，怎能不使我感动至于流泪！

以生性孤傲的我，朋友之少，不用说了，只有一年一度的S妹，来住几天，T妹来玩几天，算解解她寄母和寄哥的寂寞。

S妹的年纪，比我小五岁。她家本同我家有些戚谊，而当她七岁那年的夏间，她以她母亲一时高兴的缘故，便称我的母亲为寄母了；以后每个年假，或暑假，总得到我家来小住数天。

她的性情：又活泼，又诚挚，又嫉妒，又多疑，又沉默，又多哭，又……总之：她是具有一切女性的性情。人家无意中一句闲话，会引起她的奇怪的猜疑。有一天，我为了一件事，斥责了仆人，不料她以为借女骂媳，躺在床上，哭了半天。我素来欢喜想什么讲什么，要骂人，要劝人，都欢喜直说，从不会打鼓骂曹。换句话说，就是人家打鼓骂曹来骂我，我也不会懂他是在骂我的。所以这天的事情，竟把我呆住了，不

舒服极了。母亲知道了，也只摇摇头，没法想。可是到了晚上纳凉的时候，她倒又有说有笑，好像并没有日间那回事。……这种奇怪的态度，是女性的特征吗？是她们年龄上的生理变态吗？……可惜我没有研究过心理学或是生理学！

含羞和嫉妒，又是女子的两大特性吧！她们校里的作文簿，不是锁在箱子里，便是缴在教员那里；不是缴在教员那里，便是锁在箱子里；保存得差不多同情书——其实情书她们也未必是有，——一样珍重。假使有人设法偷看了，那可不得了！唠叨，哭，绝交，……件件都会做出来。推而至于算术簿，小楷簿，习字簿，……无不如此，不过作文簿看得最重罢了。

有一次，L妹对我说：S妹前天有一封给她同学的信，附在别个同学信里，托她转交的；在那信封口处，你猜她写了什么？……哈哈！她竟写道：“拆视者我之爱妻也。”她还没有说完，我早已把一口的茶，喷了满地，还呛了半天。

她们又最欢喜私下论人，批评人，这个习惯我们也有，不过总不及她们这样的尖刻。大概也是嫉妒之心利害的缘故吧！

她，S妹今年已于高小毕业了，程度也还不差。她家里是完全放任的，她的成绩，是全靠她天纵之资。不过因年龄的关系，差不多还谈不到用功与觉悟。

家庭的权威，是多么利害！社会的势力，又是多么可怕！小鸟似的她们快乐无忧的生活，不知还能继续几年！她们一忽儿哭，一忽儿笑的任性生活，使我见了，只代她们担心。

她现在的环境，总算很好，很如意的了；而她的生活，又是在光明灿烂的黄金时代，可是她曾屡次问我：“人生究竟为什么？”她这样又悲观，又深奥的问题，我实在回答不来，……而且她还时有厌世出世的语调，更使我奇怪，疑惑！

“人生究竟为什么？”哟！这是一个多么神秘而艰深的问题啊！

不要羡慕小孩子，
他们的智识都在后头呢，
烦怅也已经隐隐的来了。

——繁星之 五八

三、一个影像

烦噪的摇纱童子（我乡称一种夏夜的虫名）的叫器，夹入轻灵的织布娘子的声音（同前注），以梭，亚梭，倒很清脆，正如雨后初霁，淋湿的小鸟，在树叶中伸出头来，舒气时的歌声，可也只是声声的织成了我烦闷和怅望的情绪。

近来每天都觉得寂寞和烦闷，做事不高兴，只是痴痴地胡思乱想，灯下呆坐，便隐约地闪过一个影像：

大概在二年前的一个新年吧！我正在 N 城。

她娇憨地依着她的父亲，微倚着，正端相着我。无意间突然叫了我一声：“哥哥！”我受宠若惊的应了一声，正见她痴痴地笑了，自然地面庞上泛起微红，自然地头也微微的垂下，身体也更靠紧她父亲一些。一双尖锐逼人的眼珠，还直射着我；怯着的我，立刻败退了，——顾左右而言他。

这真是一般少女的天真诚挚的爱情自然的流露，赤裸裸的，热烈的，圣洁的，由内心的，而正的确确的在两年前的新年里的某一天，坦白地展现在我的面前；而又正隐隐约约地，若有若无的，时时重映在我的心板上。在脑海中屡现屡灭！

“回忆，哪堪回忆！”而这神秘的回忆，却竟是这般甜蜜！

以举目无亲的我，多愁多感，彷徨歧途，正像一叶扁舟，孤独的翻腾漂泊于惊涛险浪之中，一刹那间，电一般的闪过，正发见了彼岸，遇见了救星，一刹那，只有一刹那！可是已付与我的，是如何深切的慰安！